

林文月作品



蒙娜丽莎 微笑的嘴角

欣赏一幅画应该是整体性的，
非盛传的一抹微笑。
文学，何尝不然。

林文月 著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林文月作品

蒙娜丽莎
微笑的嘴角

林文月 著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娜丽莎微笑的嘴角/林文月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086-2937-7

I. 蒙… II. 林…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5367号

蒙娜丽莎微笑的嘴角

MENGNALISHA WEIXIAO DE ZUIJIAO

著 者: 林文月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70mm×128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2937-7/I · 240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网 站: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自序
林文月



上页图注：1970年初夏，林文月于京都北白川通寄寓读书处。（林文月／提供）

这一生和文字结下了深缘，读书，教书，也写书、译书。

这一本小书所收录的，大部分是我近年来的文章。其中，《拟古》《游于译》和《平冈武夫教授的〈白居易〉》三篇，是去春三四月间，接受“2008年简静惠人文讲座”的演讲稿。简静惠是多年前我初登教坛时，“大一国文”课的学生，如今她热心文化公益。

这三个演讲，“拟古”本来是我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名称，在台大文学院的会议室演讲。所谈的内容是关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结合，听讲的人，多数是台大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学弟学妹们。而主持人何寄澎教授，是我从前在研究所的课程班的学生，当时他主持系务。《游于译》，是在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敏隆讲堂的一场对外公开演讲，那天静惠也来了，她还送了我一大捧百合花。主持人朱秋而教授，也是我多年前中文系的学生，其后留学于日本京都大学，专攻日本古典文学，如今在台大日文系执教。我的演讲内容是日本文学的中文翻译问题，由秋而主持十分恰当。至于《平冈武夫教授的〈白居易〉》，则为“第五届

日本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专题演讲而写，原稿准备了中、日两种文章，当天是在台大文学院演讲厅举办研讨会，所以我选用了中文讲稿。主持人郑清茂教授，是我的老同学。我们是同一年考取台大中文系的。他在台大中文研究所毕业后，留学于美国，又赴日本研究日本汉学。我们二人多年来互相切磋勉励。清茂自己是第一届研讨会的专题讲者，由他做主持人十分有意义，也为我壮胆不少。

《“归鸟”几只》，是谈论古典诗的欣赏和研究之际，参考外文资料的种种反省，于成功大学的文学院演讲厅讲话的底稿。当天的主持人是文学院院长陈昌明教授，也曾是台大中文研究所班上的优秀学生。

如此补述几篇讲稿的写就与发表，竟发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单纯。不过，我习惯于这种简单的生活，满足于纯善的人际关系。我和我的学生们一直维系着这种纯善美的情谊，或许是缘起于我在台大中文系求学时期的一种传统吧。在我们那个时代，中文系并不是热门科系，录取的学生却都是唯一志愿的少数，教授的阵容十分坚强。师生之间不仅止于学问的授受，更及于为人处世生活的各种层面，那真是美好温馨的人际关系。

《始经丧乱》，是台大中文系主持系务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大家长台静农教授所撰写的一篇散文题目。美国汉学界的学志邀约我介绍台先

生，我袭用了台先生自己的题目，改易一个字为《身经丧乱》，恭敬缅怀写成先生的传略。台先生的学问艺术、人格典范，无法于有限的篇幅内尽述。这篇文章只是我对老师粗浅的认识罢了。撰写此文时，对我而言，最困难之处在于有关台先生在书法篆刻方面的造诣，非我所能深刻了解把握的，需要参阅求助于专家的意见。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为庄灵摄影集和孙家勤画集所写的两篇序文。我平时甚少为他人书籍写序，自己出书也甚少求序于人，但庄灵和家勤两位是多年来的朋友，我非常欣赏他们的才华和作品。《视灵七十》与《美好的记忆》二文，与其说是为影集和画集写序，毋宁是透过文字追叙与两位艺术家的认识，以及对艺术如此热烈执著的朋友表达了我衷心的敬意。

由于生长在比较特殊的时空背景，我自然习得日文和中文两种语言。平时的思维谈话，在下意识里似乎总是在内心进行着互译。而实际上，我也译过一些书，参与过一些讨论翻译的会议。《千载难逢竟逢》和《中日翻译界小型座谈会追记》，前者是记去年岁暮在京都举行的《源氏物语》千年纪，后者则是1993年初夏在台北的一次规模很小的座谈会。时间相差十五载，文章长短有别，但是，翻译是我最关心的事情之一，而在书写之际，我总无法停留于表象客观的记录，往往难免带一些意见、批评，或者感慨、缅怀。

林以亮是香港翻译界可敬的前辈，本名为宋淇。我初识宋先生是在1978年译竟《源氏物语》，受邀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学志（*Renditions*）之邀，赴港演讲我翻译此书的经验与心得。那一年我四十五岁，大概是全世界外文翻译《源氏物语》最年轻者。在坐满学者专家、译界名流的听众之间，我谈自己五六年以来的译事困难和解决的诸问题，难免有些心悸。那种情绪，至今记得。宋先生以《译丛》的主持人身份，坐在前排中央，他清癯儒雅而表情严肃，却仿佛有时也微笑颌首。餐叙时，以邻座之便，宋先生频频问及我上午未提及诸事，对于晚辈的勉励关怀之情，溢于言表。其后多年，常有书信往来。他的信内容多与译事相关，字迹小而工整，往往密密写满数页之长。其后因公赴港之际，也总是登门拜访，得与英文造诣甚高而同样热心译道的夫人邝文美女士相识。

1987年，我成为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员。颁赠会员资格的典礼上，宋先生意外地出现。那时他肺疾恶化，谢绝外务应酬已多时，当天不仅出席了上午的典礼，并且还参加午宴，坐在我的邻座，一如往昔。他举起开水替代酒的杯子为我祝贺，又带了几本早期大陆出版的古典论文集子，说：“你留着有用。”并小声透露了一个秘密：“我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最后一个集子的名称想好了。叫做《红楼梦醒》。”说罢，竟笑出声音。我也提早告诉他：“我的下一本散文集，已经有眉目了，书名是‘拟古’。”“很别致，有意思。”宋先生说话时声音

小，但充满真挚的表情，我清楚记得。

宋淇先生，人称他傲岸严峻，但他对我的译事，于严格中有一分策勉和期许，令我敬佩感激。在编排这集子之际，我特别将收藏多年纸面已泛黄的剪报《翻译和国民外交》，附系于此以为缅怀志念。

何寄澎，先是论述唐宋古文，其后逐渐扩大范围，更及于近、现代，在散文研究里自成体系。我每每看到他在论著里提到我的文字，观察细腻，缕析翔实，深得我心。这里借用了他写的一篇《林文月散文的特色与文学史意义》，谢谢寄澎慨允。

这本书自计划至形成，从无到有，端赖许悔之热心鼓励催促安排，终于签下了悔之与他的年轻合作群新组成的有鹿文化公司的第一份出版合同。在此表示谢忱，并祝福对文化有理想愿景的他们前途无量。

2009年初夏



1953年于狮头山，庄灵拍的第一张照片。（庄灵／摄影）



1956年，林文月（前排右三）及台大同学随台静农教授（左立一）参观北沟故宫。（庄灵／摄影）

孫家勤畫於丁亥年



黄山后澗，120×60厘米。（孙家勤／绘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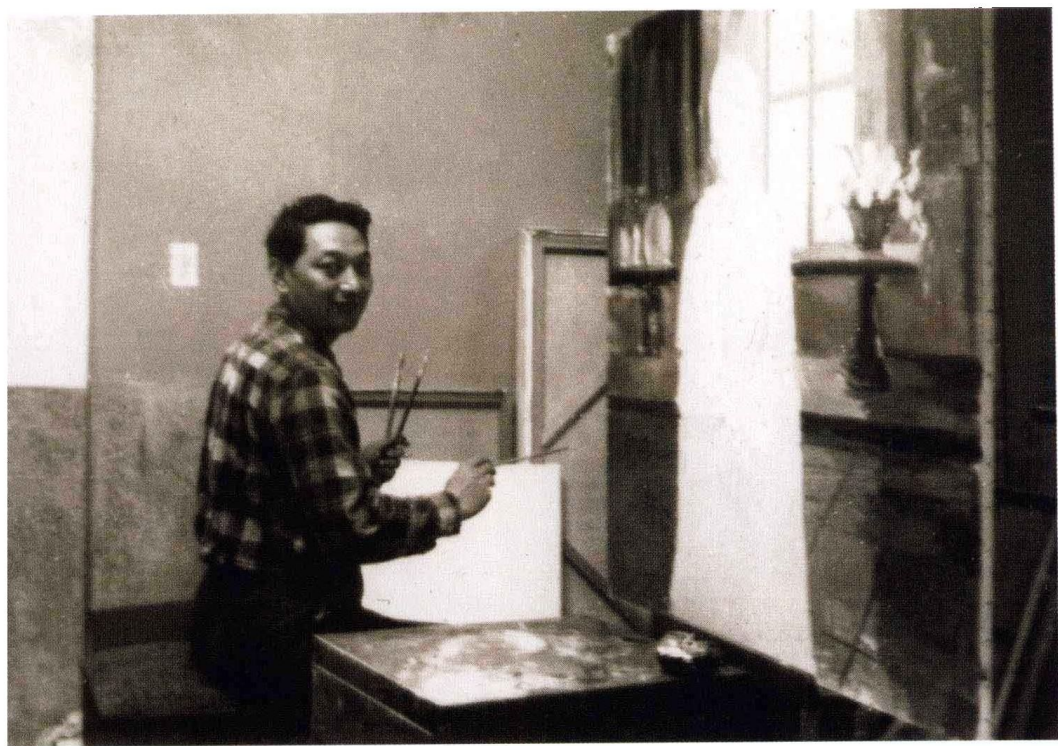


白荷，65×55厘米。（孙家勤／绘画）





1955年，当年刚有了军训制服，林文月（前排右三）与同班同学合影于草山（阳明山）。（林文月／提供）



1967年，肖像画未完成前，郭豫伦在画室。（林文月／提供）



1990年，林文月访斯坦福大学，
由左至右分别为郭思蔚（子）、郭豫伦（夫）、郭思敏（女）。（林文月／提供）